

中国首部新写实主义商务小说

梁海峰●著

那次韩国栋专程回北京，
要他一定来这家公司工作时，他曾问过韩国栋：
「领导，您那儿是家什么公司呀？」
韩国栋过去给一位高层领导当过八年的秘书，
说话口气一贯的豪迈：
「港中国际集团投资有限公司」嘛！
「你们都是做点啥生意的啊？」
韩国栋眼睛一瞪：
「除了违法的生意，我什么都做！」
「除了违法的生意，我什么都做！」
纵揽天下地振臂一挥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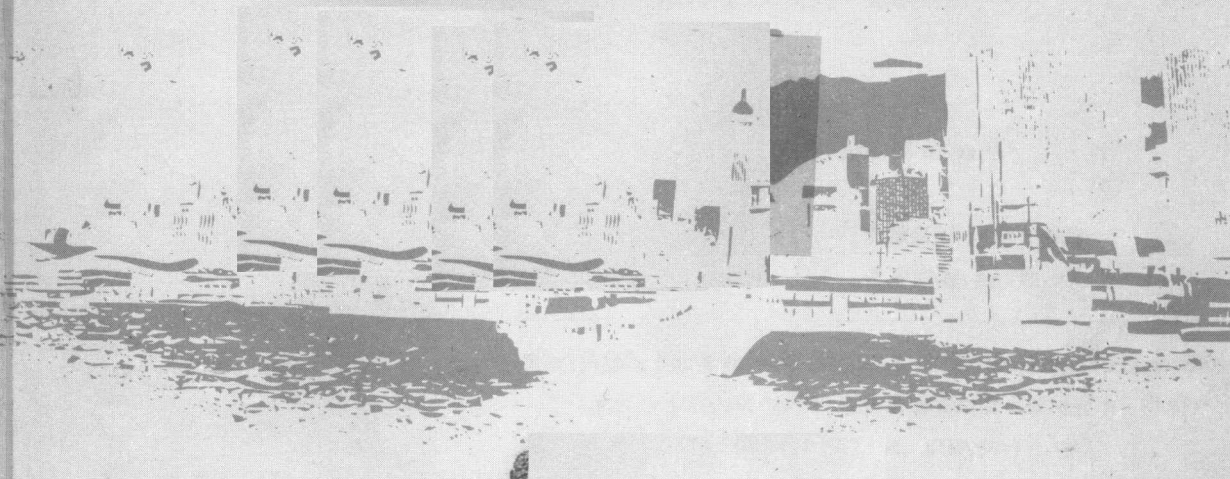
苍海路前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I 24
1404-C1

中国首部新写实主义商务小说

前路海苍苍



梁海峰●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前路海苍苍/梁海峰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.2

ISBN 7-5354-3230-1

I. 前…

II. 梁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498 号

策 划:苍 狼

封面设计:点睛工作室

责任编辑:吴 昊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0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21.5 插页:1

版次: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69 千字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引 子

一九九六年七月的一个下午。

冒着午后的酷暑，江川登上了香港岛的最高峰。

他在山顶的商亭里买瓶纯净水喝了。坐在山顶小广场的台阶上，他心里暗暗算了算。不觉间，他被外派到香港来工作，已有十来天了。

人生莫测，福祸无常。江川从来也没有设想过，他会有幸在回归前夕，被派到香港来工作。多年以来，他一直在一家国家综合经济部委工作，在处级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八年。就在两年前，他忽然觉醒到：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他，再这样干下去已经混不出名堂了。就申请调到部里下属的一家大型投资公司“下了海”。这次来香港，被在部里工作时的老局长韩国栋来北京召到旗下，委以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资产管理部总经理。初到香港的生活十分单调寂寞，周日独自来登山，看看港岛的风光，附带照些风景照片留念。

港岛最高的山峰叫“扯旗山”。人们通常所知道的港岛山顶，是另一侧叫作“太平山”的山顶广场。山顶广场是因了临近港岛市区的缘故，有观光缆车将游客带到那里而闻名。实际只要站在山顶广场目测，就可以看得出，这里才是港岛的最高峰。地图上将这座山峰，只简单标示了“山顶”两个字。然而，较之山顶广场充斥着旅游服务设施和熙熙攘攘的游人，这里的景致显得更加清幽和贴近自然。香港人往往是以这里作为运动和郊游的终点。因此，这里特意修建了观望港岛南向海面的观景台。

近晚时分，游人渐渐散尽，四野里静悄悄的。

湛蓝的天空纯净洗练。大块白色云团悠悠飘过，掩映得碧绿一派的山岚海景层次分明，格外新鲜醒目。脚下一座座像是披了绿色簇绒毡毯的山峦间，一幢幢别墅掩映其间，为沉寂的山体带来一些生命灵动的气息。岛的南向海面辽远而苍茫，令人不觉从遥远收回目光，更专注于眼前的景致。站在这里观看脚下港岛的风光，更像在俯瞰一方硕大的海上盆景。使人在怡悦清静中，渐渐地忘却了世间的烦扰。

他从摄影包里拿出新买的照相机，透过相机的视窗，等待海上黄昏落日的来

临。

一个似曾相识的白色倩影，从镜头里闯进了他的视线。他放下相机看过去。

“咦！是你？”两人几乎是同时问道。

就在两天前，一位二十几岁、容貌清丽的香港小姐走进了他的办公室。看看只江川一个人，便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说：“江总你好。我叫韵静，是财务公司财务部的主任经理。我们公司肖士民总经理让我给你送件东西来。”说着，就从挎包里拿出一个用报纸包了的盒子，含笑递给江川。然后转身欲走。

“等等，等等。”江川接过来，忙喊住她问：“是什么呀？”

“我都不知。肖总要我到集团总部办事，顺路带给你的。”

江川心生警觉，忙三下两下拆开盒子。里面是只亮晶晶华贵的劳力士手表。他看了看，赞道：“嗨！真漂亮啊。”说完就随手合上盒盖，递给那位小姐：“你们肖总太客气了。劳驾你给带回去吧。肖总的好意我心领了。请你代我谢谢他。”

那位小姐刚刚看到他当面就将礼盒拆开，已是觉得意外。再见他对礼物大大咧咧的样子，就温声劝道：“江总不要客气。中资公司的人到香港，都是戴这种表的。江总不会是看不上吧？”

江川听出了话里有话，打着哈哈笑道：“小姐不是笑我土，不识货吧？我哪敢看不上？好几万块钱的东西呢。”他举了举手腕示意：“只是我这人从来不戴手表。我请人算过，说我此生注定没有戴手表的命。没办法，谁让我信这个呢。”说完坚决地把盒子硬塞了过去。

那位小姐还想说什么，再看看江川，欲言又止。会意地笑笑，把盒子收进了挎包。

初次见面，这位叫韵静的香港员工，就给江川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象。她不仅说一口流利的闽南口音国语，而且全不似一般香港女孩子要么神经兮兮，要么做作出假惺惺的矜持。那身女性白领们惯常的职业套装，穿在她身上也给人以格外熨帖柔顺的感觉，显出一种成熟沉稳、大家闺秀式的温婉。说话的声音也轻柔平和，涓涓溪水般顺着耳朵，往人心底流淌。她走后江川心里就称奇：香港人中居然藏有这种旧日的大家闺秀！

她穿着白色的短袖羊绒T恤和牛仔裤，脚下一双旅游鞋也是白色的。齐肩的黑发用条束带拢在脑后。与T恤同件套的长袖衫像条裙子般松松地系在腰间。脸上未着淡妆，没有登山后的汗渍痕迹，只带了一点的红晕，显得清新而有活力。更让他好奇的是，也许是刚刚登山时擦过汗。在面巾纸泛滥的今天，她手中竟然捏了一方洁白的手帕。这让他不禁联想起深藏在童年记忆中的、带他长大的姨

婆那别在中式大襟腋下的手绢，充满了中国古典女性的韵味。

看江川正悄悄从头到脚地打量自己，韵静走到石桌前，主动开口道：“江总好！你也是一个人来行山（爬山）？”

“啊。星期天闲着没事，就来爬爬山，出出汗。”江川应道，拎了相机也走到石桌边。

韵静道：“江总难得休闲。这里的景色好靓吧？”

“是啊。香港岛上的景色确实漂亮。”江川找着话问，“你也是一个人来登山？天色不早了，你不害怕么？”

“是啦，我这就要下山呢。”韵静应道。看着江川十分在意地捧着的相机，她表示友好地赞道：“江总的相机好靓。是从大陆带来的？”

“哪儿啊？这是前两天刚买的。”一说到相机，江川来了兴致。他习惯性地抬脚蹬在石桌边上，扬起手中的相机炫耀道：“这个相机特棒哎！是尼康F90X型，属于尼康相机系列中的‘旗舰’，业余摄影器材中的极品！光这镜头和闪光灯，就花了一万五千多港币。把我全部积蓄都花光了。”

“哦，好贵的？”韵静口里迎和着，不禁注目盯看他一眼。暗想他原来并不是很富有嘛。

“也不算贵，在内地要卖三万多块钱呢。不过要是靠原来在政府里拿的那点工资，我就是存一辈子钱，也不一定买得下来。”

韵静出于礼貌，不便接过相机来看，只远远地观了问：“你在哪里买的？”

“就在金钟的金钟廊。在一家店里看到有货，就赶紧买了。”

“哦。不过以后你再买电器和照相器材，最好还是捡‘丰泽’和‘百老汇’这两家专卖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只这两家店卖的是正宗货。别的店里可能会便宜点，但是一般卖的不是走私的‘水货’，就是别人玩过的二手货。我是怕你买东西给人骗。”

“啊？这样的？”江川听了有些吃惊。

“是啊。香港有些摄影发烧友，喜欢抢最新款的照相机来玩。玩过就脱手到店铺里，再换更新款的。一些店铺就便宜地收了来。再重新包装过，作新货样卖给外地游客。香港人是这样做外地游客的生意，尤其是骗你们大陆人的钱。”

韵静的话让江川傻了眼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停了一会，江川觉出韵静也没再说什么，就抬眼看她。随着韵静露出些许怜意的目光，一低头，才发现自己蹬在石桌上的裤角有一段开线了。这让他女士面前顿感尴尬，窘得赶紧放下脚。却又忍不住看她一眼。

韵静见这个人高马大的北方男人在女人面前窘困的神情，想笑又强忍了，识

趣地扭转头望向海面。

“嘿！快看。”江川忽然指向韵静身后叫道。

韵静回过头来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。一幅壮观绮丽的景色呈现在眼前。

一团团厚厚堆积的浓云卷动翻滚着，涌满在山顶广场上空。云团的前沿像是被后面催拥着站不住脚，挤出山顶便迭宕滚落而下，瀑布般地顺着山势漫坡流淌，顷刻间便将山顶自上而下覆上一脉乳白色的云幢。那气势颇似开闸泄洪般壮观。

“哇！好靓，好写意啊！”韵静不觉用粤语叫道。

“我操！真他妈绝了！”江川信口赞叹。赶快举起照相机，走来走去选择拍摄角度。好在韵静听不懂北方粗话，也不知他咕噜的是什么。

云雾流下山顶后，便在天宇间弥漫开来。渐渐把这边的山顶也笼罩进一片雨雾之中，浸得人身上潮乎乎的。周围一切的景物也都迷濛在云烟之中。

韵静隔着云雾问道：“刚刚你拍下来了？”

“唉！没有。角度总不对，怎么样也取不下景来。”江川懊丧地摇头。

“是镜头的宽度不够吧？”

江川迟疑着道：“不会吧？58毫米的镜头，拍风景照应当没什么问题。不过往往越是好的景致，越是很难选出理想的画面。”

云雾向着海面飘散开去，遮住了海上的景色。期待中的晚霞落日是看不到了，天色也完全黑了下来。观景台和通往山顶广场的路上都亮起了夜灯。江川失望地说：“天黑了，咱们往回走吧。”

两人一前一后地保持着距离，往回走去。

走着，前面的一段路上没有了路灯。虽然有银色的月光从高高的天空中泼洒下来，尚能看得清楚道路，但周围却是黑黝黝的阴森可怖。江川回头关心地问：“前面挺黑的。”

“真是有点恐怖啊。”韵静声音里带着悚然，“报纸上讲，最近山上经常有偷渡客打劫。”

“那倒没事。对付大陆的偷渡客我有办法。”江川打气道。

正摸黑走着，韵静突然“啊”的一声惊叫。她紧张地跑过来靠近江川，身子躲在了他前面。

江川忙回头看。黑暗中，他们的身后跟上了一大一小两条野狗。暗夜中，那四只绿莹莹的眼睛盯在他们背后。纵是江川这种“贼大胆”，见了也不免心里发痒。

港岛的山上到处有这种被丢弃的各类宠物狗。它们一般不会伤人，只是前两

天电视上有报道，在新界的山区里，有十几只野狗突然兽性大发，差点咬死一个过路的妇女。想起这事，江川的神经也紧张起来。

韵静的惊叫声勾起了小狗的野性。它忽然“汪汪”大叫着扑向韵静的脚下。韵静吓得尖声大叫，连脚步都挪不动了。江川见了心里也是一紧，恼怒地抬腿就是一脚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将那小狗踢得打着滚滚到了沟里。

小狗发出“吱吱”的惨叫声惹怒了大狗。它“嗷嗷”狂吠，猛然跃起扑向江川。眼看大狗就扑到了胸前。急切间，江川左手一把推开韵静，右手兜头就是一记勾拳，正打在狗的下腭处。那大狗闷声在地上打了个滚。江川自己的拳头也是一阵手骨裂开般的剧痛，忍不住“喔”地哼出了声。大狗站起来后不再敢近前，却愤怒地仰天长啸。

大狗一阵吼叫，招来了山间野狗的群声回应。不一刻，路边的山坡上便闪动起若干对阴森的绿火，狗叫声响成了一片。接着便窜来十多条野狗，向他们吼叫着步步逼近。这阵式让韵静惊恐万状，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只一个劲地发抖。江川自己也是头皮发麻。无奈到了这种时刻，只能靠他一个人硬撑了。

江川边“别怕，别怕，没事！”地安慰着韵静，同时给自己壮胆，边低头去捡地上的石块，准备殊死一战。刚一弯腰，挎在肩上的摄影包碍手碍脚地滑落了下来。这下反倒提醒了他。他高兴地叫道：“有办法了。”急慌慌地扯开摄影包，拿出闪光灯，对着围上来的野狗群按动了电门开关。闪光灯“啪”的爆出一片刺眼的荧光，吓得那群野狗“呜”的惊叫着四散奔逃开去。

江川扬起头，得意地笑道：“哈哈！这一招还真管用。”

韵静也回过神来，哆嗦着说：“莫高兴啦，还不快点跑！”拽了一下江川，自己返身向前一溜快跑。

江川笑嘻嘻地边倒退着跑，边说：“这回就甭害怕啦。我来断后！”

跑到后来，两人都在不觉间消除了恐惧和陌生的隔阂，嘻嘻哈哈地边跑边笑，像是在做着一场开心的游戏。

直到他们逃到了有路灯和住宅公寓的路上，那群野狗才快快地逐渐散去。

第一章

办公室里。江川合上笔记本，抬起昏头的脑袋，靠在沙发椅背上。他闭上眼睛，用手搓着脸缓缓神。

这几天来，他一直埋在堆得像小山样的集团资产项目的资料堆里。韩国栋说得果然不假。这间集团公司的投资项目五花八门，真是包罗万象。

那次韩国栋专程回北京，要他一定来这家公司工作时，他曾问过韩国栋：“领导，您那儿是家什么公司呀？”

韩国栋过去给一位高层领导当过八年秘书，说话口气一贯豪迈：“‘港中国际集团投资有限公司’嘛！”

“你们都是做啥生意的啊？”

韩国栋眼睛一瞪，纵揽天下地振臂一挥：“除了违法的生意，我什么都做！”

“嘿哟，是么？”江川窃笑。他心里暗道：“够能吹的呀！”

这些天看了资料，江川才知道“情况属实”。

这家驻港机构下属的集团公司，总资产有一百八十多亿。在驻港的一千八百多家中资企业中排名前十位，也算是个在香港有影响的中资公司了。它属下在香港和内地有十几家二级集团和公司。再其下的子公司和分公司，算算得有一百多家。集团成立十年来，做的投资项目难以尽数。

江川到香港后，韩国栋只交待了一句“你抓紧时间熟悉一下集团的投资项目情况”，就出国考察去了。对于要他到这间公司来具体做什么，江川一直是蒙在鼓里。看当时韩国栋调他来那副不容分说的急切劲儿，想来是要把他作为干将。如果是在资产管理部这种管理部门里做个文案类的闲差，那就还不如在原来公司里直接做业务带劲。江川心里有些茫然。

这样想着，江川起身离开写字台。他伸着懒腰踱到窗前，把目光投向窗外，眺望着外面的景色养养眼。

资产管理部是个重新恢复的部门，占用了原集团总经理的办公室。一年前，集团公司前一任领导班子退休换届，韩国栋接任了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后，这间办公室就一直闲着。

这间办公室十分宽敞。它位于维多利亚港湾岸边的会展广场办公楼四十八层，拥有两个宽幅的通体落地窗，采光极好，是欣赏香港岛和九龙半岛间“无敌海景”的最佳中心位置。对于只有两个人的部门来说，这样大的办公空间在寸土寸金的香港，要算是十分奢侈和气派了。

窗外，近午的阳光强烈得发白。经过绿色玻璃过滤后，望出去倒也并不刺眼。反而显得色彩明丽，景物也映得更加鲜活。

维多利亚港湾里，碧绿色的海水像一脉宽阔的大江舒缓荡漾。对岸九龙半岛上的建筑物紧密排列，错落有致地清晰展现在眼前。海面上，往返的渡轮、豪华游轮和各类船只穿梭驶过，显得繁忙而有序。脚下的海面半空中，不时有直升机飞过，降落在港岛一侧的停机坪上。每次站在这里看海景，总让江川心胸骤然开阔，勃发出一种“君临”香港、俯瞰苍生的自豪和振奋。

江川边望着窗外一大片填海造出的新建筑工地，边拿起香烟。他扔一支给坐在房间另一侧写字台边的叶秋生。自己再点燃一支抽着，随口问道：“秋生，这里在搞什么建筑啊？”

叶秋生是他部门里惟一的属下。三十多岁，长得黝黑而干瘦，典型的广东人相貌。他原在广东省政府里当副处长，两年前外派到这家公司，在集团办公室任主任经理。恢复资产管理部后，由集团董事、常务副总经理邹济民提议，调到这个部门加强力量。

江川到香港的第二天跟他喝过一次酒，两人聊得很投缘。江川觉得，都说广东人做生意能哄能骗，连影视剧里的奸商都必定是广东口音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广东人做事算比较讲究规矩的。就像他们说话一样，讲究个做事有理由还是有理由。尽管在集团总部存在着各省份的来人之分，而且邹济民就是广东省的干部，彼此的戒心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与叶秋生几天接触下来，江川觉得他人很实在，对香港的情况也熟悉，两人配合得很好。

叶秋生拿起烟点燃了，望望窗外说：“噢，那是在建会展广场新翼。要搞个大会堂回归庆典时用。”

“能那么快？”江川有些怀疑，“现在离‘九七回归’的日子不到一年了，到时候能交付使用？”

叶秋生肯定地说：“没问题。香港人搞建筑工程很有一套，效率很高的。就这样大的一块工地，我是看着一船船沙土往海里倒，没多长时间就填起来了。”

“倒也是。搞房地产只要资金到位，建起来说快也快。”江川十分喜欢这里的海景。看着已经不算宽阔的海面，有些惋惜地说：“这么填海搞下去，维多利亚港湾可就越来越窄喽。只怕将来这里就没有好看的海景了。”

“过去九龙与港岛隔海很远。后来两边都不停地填海造地，只剩下这么细的

海面了。我们脚下的这几条街，都是填海建起来的。据说一九九二年中银大厦修起来时，位置就紧临海边。你看现在离海边有好远嘛。”叶秋生指了指身后的中银大厦。

“是啊。中银大厦建好时，从电视上看，外形就像旗舰上的桅杆。现在看也不算最高的建筑了。”江川道。

“现在港岛最高的建筑，是咱们后边的中环广场。当年中银大厦是最高的，外形也很有特点。那时有报纸说，中银大厦建起来后，香港的风水都被中银大厦抢走了。现在又有报纸说是港岛的风水被中环广场占去了。”

“风水轮流转嘛。”

叶秋生看着江川，关心地问：“这几天看材料辛苦吧？”

“呵呵。这类材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，看得我稀里糊涂的。”江川苦笑道，“哎？集团审计部那里，应该有下属公司财务情况的年度审计报告吧？”

“有啊。去年他们搞过年终审计的。”

“从财务报告里倒是能分析出点真实的经营情况。我去调来看看。”江川笑笑，就出了办公室。

作为值得炫耀的优质资产，集团公司成立之初，就买下了这幢大厦四十八层的产权。在偌大的楼层中，除几间下属公司占据了部分面积外，集团总部总揽了面海朝向的大部分。楼层周边临窗部分，被隔成了集团领导们的办公室。中央的办公区是一片卡位。集团各部门的员工，都聚集在这里办公。

“江总！请等一下。”江川开门出来，听到有人叫他。抬眼一看，在财务部卡位中，站起一位三十多岁、文质彬彬戴眼镜的男士。他是香港员工胡文毅，是财务部的总经理助理。在公司中做事有着香港人惯常的谨慎认真和恭敬顺从。

江川走到他的卡位前，客气地问：“有事？哦，你坐。”

江川与公司的香港员工接触时，大都保持着“生分”式的礼貌和距离。这种英派绅士的交往方式，就像被裹进了笔挺的礼服，把他局限得浑身不自在。

“你的香港身份证办了？我等着给你办公司付账的信用卡呢。还有两个内地公司汇款的账号，要等你一起去办下签字的印件。”胡文毅仍然是毕恭毕敬地站着，咬着字音，努力把大舌头似的香港国语讲得准确些。

“噢，我已经去办过了，要过两天再去取。”

“好的。你取到了就通知我，我安排时间去银行。”

“麻烦你了。”江川道。

“该谢谢你先啦！”胡文毅客气地说。

“江总！我这里也有事呢。”那边的卡位里，一位肤色白净的年轻女职员小声

叫着，轻轻招手叫江川过去。

她是内地外派员工杜小琳，正是江川出来要找的人。

杜小琳在审计部任业务经理，兼管外派员工的内账财务。她在大学里学的是会计专业。拿到硕士学位后，分配到江川原来工作的部机关，一年前外派到这家公司。香港的生活方式是当今内地女孩子们所追求的新潮，她在衣着和做派上已经香港化了。由于过去同一个单位工作过，江川跟她说话就比较随便。下了班杜小琳也陪江川去逛过街。

杜小琳虽然年轻，脑袋里的见识却十分了得。

“你为什么总那么傲气？”

那天下班后，江川和杜小琳一起在餐馆吃饭。杜小琳要AA制付账，江川坚持说：“能请到靓女共进晚餐，是在下的荣幸。”杜小琳就这样十二分不悦地质问江川。

“没有啊？”江川装出一脸的无辜，“我够低调的了，见谁不是‘请示’就是‘汇报’的。时不常的还得讲点笑话哄你们开心。”

“别装了！敢于自嘲的人，骨子里其实最傲慢。”

哎呀，厉害啊！江川暗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小丫头，还真不敢小瞧她呢。

江川走到杜小琳的卡位前，松绑似的吐了口气。他调侃地问：“小姐有什么指示？”

“在领导面前，我们哪里敢有指示啊。”杜小琳撇嘴回敬，“我这里的内账，也要办你发工资的信用卡。什么时候你跟胡文毅去银行，记着喊我一起去办吧！”

“好的。”

内账是驻港中资公司的一个特殊制度。凡是从内地外派到驻港企业工作的人，都是按香港的标准领工资。由于香港工资标准较高，国家专门制定了一个外派人员工资标准，并在中资企业中建立了内账财务。外派员工领取当地标准工资后，全部要汇入内账，再按外派人员的内部标准发放工资。像江川在香港的月薪为五万港币，而实际领到的外派工资只有九千多元。内账除负责发放外派工资外，还为外派员工支付个人薪俸税、宿舍房租、水电费、电话费等费用。并可以参照内地的工薪科目，发放一些福利补贴。尽管如此，一般内账中剩余的钱仍会存留很大一笔。这间公司内账里历年积存的钱，就闲置着三千多万港币。

“星期天没去深圳，找你的哥们玩去了？”杜小琳笑着问。

“没有，闲着没事就去爬山了。”

“不会吧，这么乖？”杜小琳拿江川打趣，“刚发了你那么多钱，也不去深圳照顾一下小姐们的生意？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审计部的文员林雪儿端杯刚从饮水机打来的茶水，吹着凑过来。林雪儿是当地出生的香港女孩，长得瘦瘦小小的。眼睛却大得出奇，以至于显得有点与深眼窝不太相称。她的性格单纯率直，说起话来全无做作。在对下属公司进行审计时，她跟杜小琳既是搭档，又是下属，两人十分要好。由于杜小琳的关系，江川跟她接触中比较放松，时常开开玩笑。毕竟在香港的生活郁闷压抑，时常有意识地讲讲笑话，不光能在与人交往时，创造出一种亲和随便的气氛，也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调剂方式。

江川看看林雪儿，又看看近来日渐清瘦“骨感”的杜小琳，表情沉重道：“唉！我哪儿顾得上关照深圳小姐的生意哟，光心疼你们都心疼不过来呢。”看她们两人疑惑不解地看他，江川装着痛心疾首说：“你说香港人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看看！都把你们饿成什么样儿了？”

两个女孩子忍不住“噗哧”笑出来。杜小琳指着江川笑骂：“你这张油嘴，专会转着弯哄女孩子开心。”

林雪儿笑着搭话说：“江总，你那天说的那句话，我回去问一个教书的亲戚是什么意思。哇！他说那是一句古代大诗人李白的唐诗啊！”

“是吧。”

“是啊！我亲戚说你好有文化，好有料（内容）啊！”

看着林雪儿这副大惊小怪的样子，江川觉得香港人真的是很好玩。

那天江川在跟她们两人说话时，林雪儿关切地说：“哎呀！江总，你头上有两根白发呀。”江川就无限沧桑地感叹：“‘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’呀！”林雪儿听了不解其意。想不到她还真专门去找人请教了。

“‘其实你不懂我的心’！现在懂了吧？”江川装着一往情深地说，“我是为香港人民操碎了心呀。‘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’！”

林雪儿并不知道这话的来历，听着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杜小琳看着她那晕晕乎乎的样子，指着江川痛斥：“少来呀你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下辈子再冒充领导同志吧。”又对林雪儿嗔道：“雪儿，你怎么就这么信他？傻死了呀你。”

江川笑罢，随口问林雪儿：“噢，请教你一个问题。你们香港人都听不懂普通话么？”

“都不是啦！”林雪儿奇怪地睁大了眼睛。

江川说：“那怎么我到街市上买东西时说普通话，那些摊主们都摇头听不懂，只会一个劲的用手比划。再要跟他们说英语，他们就会问：你是不是日本人、韩国人？真气蒙我了。”

林雪儿想想，笑道：“是啦，他们看你是大陆人嘛。他们这些草根阶层，过

去也都是从广东、福建农村逃到香港的。不过他们对大陆心里好矛盾的。不同你讲普通话，只为说明着他们同你有不同啦。他们觉得自己是香港人，就好似比大陆人要身份高点的样子。其实他们的英语，还不如国语识听识讲。我父母就是大陆解放时来香港的潮州人，平日都会教我们讲国语的。”

江川点头说：“哼哼，难怪。”想想又撇嘴忿忿道：“这香港是挺怪的。我刚到香港时手里没有港币。第一天早上到街上吃早点，那些店铺里愣是不收人民币，却可以收美元。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却不能用中国钱？岂有此理！”

林雪儿笑着指点道：“你可以到街上去换港币啦。街上到处都有挂了‘人民币找换’牌子的嘛。”

说到吃饭，杜小琳插话提议道：“中午一起去吃饭吧。雪儿介绍了一个牛扒屋，好便宜味道又很好的。”

林雪儿高兴起来：“好啊，好啊！一说吃饭我就好开心。”

“好好的啦。”江川谑笑地学她们。杜小琳狠狠白了他一眼。

笑过，江川正色道：“小杜，有件事要麻烦你。”

林雪儿听了，识趣地转身回避，回到自己的卡位。

杜小琳说：“不请自来，就知道你是有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“你们有下属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吧？我想调出来看看。”

“我们审计部去年才成立的，年底做过审计。马上收工（下班）了。我得先整理一下，下午再给你拿过去。挺多的呢，堆起来有一大摞。”

“谢了。有些公司的情况，以后我还得请教你呀。”

“别客气。领导的指示，我们哪敢不办嘛。”

“来也匆匆，去也冲冲”，是内地洗手间里常见的提示公告。借它来描述香港上下班时的街景，江川觉得很贴切而别致。

跟早晨满街行色匆匆赶去开工（上班）的人流相似，收工时街道上，同样是一派熙熙攘攘的繁忙。行人们打抢似的步履匆匆。

莫非香港人真都这么操劳，收工后必定有应酬要赶场？

仔细观察后江川发现，这实际是由当初街道的流量设计而刻意形成的。就像这条通往湾仔商务区的必经之路。它起自会展广场办公楼，穿过入境事务处、中环广场两幢大厦和三条繁华的商业街，直达地铁站，是这一区域行人流量最大的公共集散通道。通道中几处提供上下行便利的电梯，不仅将路面的人流，引导到凌驾在街面之上的通道中行走，克服了街面的拥堵。而且设置的电梯数量和运行速度，恰好与行人的预计流量相匹配。行人登上电梯，就像被调整了行进速度，慢一步就会被踢到后脚跟，只能按照设计时速前进。在现代节奏的都市中，人真

是成了被裹挟进整个社会机器中运转的一颗微粒。

“这就是香港城市规划的可取之处了。”江川心里赞许。

出了商务区的人行通道。走到庄士敦道的街上，江川的步子才能放缓下来。

盛夏傍晚的空气潮湿闷热，汗水洇湿了衬衫的后背。江川扯松领带，脱下西装外套搭在肩上，一副吊儿郎当满街晃的流浪相，引得故作庄重的路人们侧目。想着回宿舍也无事可做，他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了。

内地人都羡慕派到境外来工作的人。觉得他们是到了花花世界来享受的，还挣着高工资。其实外派人员自有一套纪律管束着，别有一番难以言表的苦闷滋味。江川到公司的第一天，常务副总经理邹济民就对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外派纪律教育。

邹济民着重强调了香港是远东最大的国际情报中心，政治斗争局面十分复杂。国际上的各种政治势力，都在这里设有秘密机构，收集情报，发展人员，活动得很厉害。中资企业里人员失踪的事时有发生。因此，外派纪律要求不得随意外出，不得轻易与外界的人员接触，每天十点半之前必须回到宿舍，等等。秋生也说过：过去在中资企业里做外贸业务，一般都是将货物批发给与中方关系密切的商人，很少有与当地人员的交流。以致一些在香港工作了十几年的外派人员，退休回大陆时连粤语都不会讲。

江川听了心里暗道：要这样在香港呆下去，不得把人憋闷死？难怪过去有涉外公司的外派人员，由于长期只一两个人闷在驻国外的办事处里，最后得了忧郁症而自杀了呢。

其实就算是没有这番纪律教育，江川到了香港的环境里，也会因了这个社会的另类气氛而格格不入。虽然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，这里却既不同于在内地其他城市里工作那样——大家都是生活在同一种族群落里的自己人；也不同于派出到国外工作的环境中——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，像是运行在两条平行的轨迹中那样永不交错，礼貌冷漠。于大陆人而言，香港人如同生活在隔膜后面的群体。香港人对大陆人，不仅话里话外使用“表叔”之类的蔑称，说他们是“花阿公（公家）的钱不心痛”的人。而且在他们的目光中，要么刻意带了自命高贵的鄙视，要么就潜隐着无端的敌意。

那天江川和秋生乘了集团有直通牌照的轿车，从文锦渡口岸过深圳去办事的途中，司机因抢路被香港警察拦住。那个警察一开口就是轻蔑的讽刺：“有没有搞错啊你，大佬！这里是香港来的嘛！”暗指可不是在你们大陆那边，可以没规矩。这些都让江川对香港从整体上有种不舒服的感觉。走到街上时，脑子里就自然而然地总会绷着一根敌意的弦。

秋生曾提醒过他：上街时一定要带护照和身份证。差佬（警察）们常以查偷

渡客为名，把大陆人用枪顶在街角检查证件，没带证件就“拉人”（把人带走）。江川此时闲极无聊，就用挑衅的目光寻着街上的巡警“犯照”（北京话，敌意地盯了人看），想找“碴儿”跟他们斗斗。可惜人家香港的巡警们皆斯文，个个都是着装规整的玉女，或是白面小生样儿的乖仔。目光相遇人家就别过脸去，根本不理他。

江川很是失落，“他们不会当我是同性恋患者吧？”

偶一回头，江川看到韵静也似行人们一样，正脚步匆匆地从后面走过来。他站住脚打招呼：“哟？你也是下班赶着回家？”

韵静走过来站定，含了笑地望着他说：“我看着前面好像是你。我倒不是急着往家里赶的。香港人都是这样走路的啊。”

她望着江川心里好笑。满街的人流中，只他一个人旁若无人漫街游荡。想他下了班也是无所事事，又有些同情。

江川听着，意识到自己在下属面前这副衣冠不整的样子不好。忙胡乱扯了领带往裤兜里一塞，再将西装搭在手臂上。

韵静问：“你是回宿舍吧？”

“啊。也不是。我正琢磨着到哪儿填肚子呢。”

“不如我请你吃饭？昨天你救了我，都没谢你呢。”韵静道。

“用得着谢我么？我那也是自救嘛。总不能老大个的一个活人，刚到香港就喂了狗吧？”江川笑嘻嘻地自嘲。

经过那场历险，他与韵静像是变作了熟人，说话随便多了。

江川的调侃让韵静再也憋不住好笑。她眼中闪出点顽皮地瞟了他一眼，低头“吃吃”地笑起来。她觉得这个仪表堂堂的中年男人像个孩子似的，说话好风趣，让人开心。想着他虽然是副万事无所谓的样子，其实内心里还是挺好面子的。就说：“总之我都要吃饭的。大家各付各的账就是。”

江川看着韵静的表情有点新鲜。想她原来在矜持庄重的背后，并不乏少女的羞涩和活泼。对于她的建议，他觉得自己虽然有外派纪律管束，但断然回绝也显得太过小气。就说：“好啊。由你选个地方吧。”

韵静四下望望说：“就到那边的台湾‘阿二靓汤’店吧。那里做菜的味道很内地，价钱也平（便宜）点。”

进店后看了菜牌，江川暗暗新奇：居然这里也会有“芹菜炒熏干”这类北方的家常菜。两人就要了三菜一汤吃米饭。

吃着饭，韵静问江川：“你到香港熟悉了？到哪里去玩过？”

江川咽了口里的东西道：“哪来的熟悉呀。天天下班就直接回宿舍。你们这儿天气热的，到哪儿都像是在蒸桑拿浴。”

韵静说：“不如我陪你到处转一下？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江川故作惊喜。

“你喜欢到哪些地方玩？”

江川想了想说：“我到哪儿都喜欢看看当地的旧日遗迹。来之前我翻过一些资料，知道香港有些挺有意思的地方。像塘西风月的妓寨啦、九龙城寨什么的。好像还有个叫调景岭的地方，住着一批国民党的老兵。每年国民党的‘双十节’，他们都要挂青天白日旗庆祝。觉得挺有意思，想找时间去看看。”

韵静听了笑起来：“你讲的这些，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现在那里连遗迹都找不到，都起了新的屋村。像九龙城寨，我也只是听说过。现在那里修了公园，改天我再带你去看啦。”

想想她又建议道：“这时候香港的夜生活刚刚开始。不如我今天就陪你去认识下港岛的街道。住在港岛，总要识得路嘛。”

江川有些顾忌，又不想拂她的好意。何况他也确实想更多一些了解香港这个社会。一起逛逛街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处处谨小慎微也不是他做人的风格，就爽快应道：“好！咱们怎么走呢？”

“好简单的。到上环搭电车，一路行过去，就把港岛的街道都看着了。到了晚上八点多钟，会有专门游港岛街景的观光电车。在车上看街景好靚的。”

两人吃过饭，就去乘地铁到了上环。在那里果然等到了有轨线上的观光电车。

观光电车的车厢通体彩绘。车的上层车厢没有挂顶篷，正好沿路观看街景。车上观光的游客很少，电车行进速度也慢。韵静引江川上车后，就拣顶层的前排坐下。她一路上充当起了导游的角色，向江川逐段介绍着街道。

香港保留的这条有轨电车线路，起自港岛西侧的坚尼地域。它途经西环、上环、中环、金钟、湾仔、铜锣湾，直到东边山脚下的跑马地，恰好囊括了港岛的主要街区。虽然沿路走下来，到处同是灯火辉煌的街道，和紧密排列的五彩霓虹广告牌。但细看每一区的街景，却也各具不同特点。

上环的街道相对陈旧。早年间在上海滩颇有名气的先施、永安等百货公司，和招商局、港中旅这些老牌的中资公司都在这里。中环一带则是大厦林立，是香港金融业的聚集地。走过这里，两边的大厦像两列危崖陡立，摇摇欲坠。头顶的天空被挤得只剩下几条支离破碎的细线，让人不禁生出高楼压城欲摧的危急感。到了金钟，就可以感觉到当代商业社会的明快和气派了。这里的街道开始变宽，建筑物也具有明显的现代色彩和外形。湾仔的街上则排列着众多商铺和餐饮店，是过去市民和商贩聚集的地方。

电车驶向铜锣湾，街面上开始热闹起来。各色霓虹灯竞相争艳。街面上人流